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况吾元老爲世宗工父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紱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衆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續圖厥初謀落慶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昭公魏奄涖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魏宗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

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媿
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
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安撫
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
戶功臣散官勲如故公力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
七上不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辨理河東
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
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
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來
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
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

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
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
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託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勉竭
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
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
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
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
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至
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卹
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
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弱而佞佛豈無疆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

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費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
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
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
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
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
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
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董種即契丹
壻也既恐闕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
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
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無不知者昔
慶曆慢書所謂初立隄防鄣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
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

其數教習亦精而忽然圍保甲一道紛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
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
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
檢計修築城壁開濶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
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
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刑部作院頒降新樣廣謀
造作澶州等處初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
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
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
地極邊亦設將扎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
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項籍上戶車馬驢騾准備隨行明
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

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
至初示優蹇以探贖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
之實慮慮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
許廣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蓋事
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
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弄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
言謂之隱臣昔嘗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
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
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
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
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必治國之本當先富彊之術聚財積
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

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欲多取
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
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
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
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
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法者也且農民送
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
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二戶一歲之中常
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
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
者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指加以新制日下更
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

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賦畝商者則難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二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

來接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未信名德宿將猶以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竊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光宗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襄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

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
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
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蕪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
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
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
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
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
榮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
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頁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
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
之恩猶覩愚瞽一悟聖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
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同被詔問公

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累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
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
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
一夕有大星殞于畫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
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施行贈尚書
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
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
佐運卹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
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
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
定策之功先帝建儲授預受遺之託迄繇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

民勳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嚴節旄之榮願還印綬
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今爲尤重非功德
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
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
德享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
存與享之文益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
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
於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
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
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
海謀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烈
考之清祐俾序功臣於大烝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

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後烈茲惟盛
美以答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廷主者施行上以尚書令不兼
官是爲真令故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錄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禮
禮官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柩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
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
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
葬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爲幽堂所費皆給于官
臣寮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爲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
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彥曰
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
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
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遍後

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
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
有成之法謚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碑
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
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皆蚤亡先
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瑫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於
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
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漸貴顯而二兄相繼
皆亡收恤諸孤皆同己子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
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賦
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
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劾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重

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即有重望於天下與同
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其時有喧爭
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
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曆聖德
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韜厚如勃後爲宰相歐陽
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
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
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
杜祁公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遂
聽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
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

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
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
更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
頴於省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
之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
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
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
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鼎曰韓公壘欲用君以魯
公避親嫌今乃上託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公待
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
也慶曆中孫沔爲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爲宰相沔以罪廢
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樞卿有邊帥
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拜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
制李師中父緯昔爲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
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
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
誅元帥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叙感然師
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
關安撫使賜對曰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
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
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
生祠爲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
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
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

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諭來介曰今以待
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
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
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
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類類遂於宴坐令書工
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
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
不失驪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為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祁公
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
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
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養則儉
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聞明之內如當日報

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
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旁族交若之子孫貧
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
畫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書萬餘
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真公書而加以
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為人公孝於
祖宗常恨祿不及親頃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
贊皇雖家謀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
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
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燕子
墳于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
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

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
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洽曰戢曰澡曰誠曰浩
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搢曰洞曰格曾孫曰肖曹曰肯曹曰
碩曹曰虜曹曰顯曹曰宏曹曰穎曹曰全曹曰安曹曰寶曹曰膺
曹曰頽曹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
料勉詢知有巨龜穴於埽下乃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
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
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
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
冠若世間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
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叙掌蒙薦舉全
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

與人同被害汝埽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所遣吏曰真人釋爾
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語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
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
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忠真人
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取管之弟將登監相川酒稅神宗御
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
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
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大名府路機宜字王巖叟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爲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多暇日而巖叟閑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公不以爲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欽宗廟諱其說方今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清風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之間公以疾薨因而巖叟以行役於外者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蓋無幾矣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聞

公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爲公別錄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爲太尉首以建儲爲言既遷丞相每乘
間必及之後古喻今前後益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
舜之心也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陛下所
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爲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
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旣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正以
試之公已得請於仁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宦官環泣於內大臣小
臣橫議於外上意復動臨朝默默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
所容也洎因英廟謙犯濮諱父之不肯就宗正而上意尤懈迺曰不
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

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知便就明堂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爲皇子以待聖嗣立則必自求歸即上頷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寮諭之既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殿便降文字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疑立莫知所措獨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若三慰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患惟某人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哭位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廟初以驚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肯受藥公日率同

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前或熟視公而不言以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在簾間呼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謂神宗也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英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書直以授公公啓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而懷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恠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遂解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僞且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爲衆說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

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長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於英宗曰可一出祈兩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不可不循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之疑歸政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

自閱史書一一可見不敢友也后曰自家何者敢望其人公察其意回矣則連贊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待殿公亟令卷簾撤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切曹后難於歸政公說云當別爲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五百人之類入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惜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如而放下者迺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坐處公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大木矣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爲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既而迺安云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奉初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爲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着意于此勿以爲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旌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感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

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訟則益善矣公曰況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官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劫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六紀而日五
色于時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
社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
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
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
於其間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
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
諸公亦不以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虐者
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

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某爲諫官時因納
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
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
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技一人物希文乘間輒
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
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
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
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
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
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心
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
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王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思天下之望

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三麻之日迺
張仕遜召文章得象集賢宋庠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
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
制誥寵其蓋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公其謂何語
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故事且有西鄙之
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論議輒閉目數數
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
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
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
也劉后上僊仁宗欲以楊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
此事上曰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即曰唯唯陛
下官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

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為大娘揚為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

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

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也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

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

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

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

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

不納恐事泄又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奉書某事某事已勸之且止矣

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疎棄之公曰杜

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

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

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

諫議看來未但經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去心不敢忽

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而不以必出於己為勝賢於人遠矣蘇

子美輩進奏事既發仁宗為讒者所惑夜遣內臣散入大臣家

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宦官繞京師捕館職其物聽此

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緣陛下自即位以來不曾做此等事何

故今日陡如此上色悔久之公云諸人欲以進奏事傾正黨宰相

章得象晏殊不可不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

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下列

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獨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

下近臣今西邊方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

王益柔此亦其情可見上遂釋然公嘗稱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

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

世鞠然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爲監勸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勸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也歐公遂清脫石守道作慶曆聖德頌忠邪大明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撫股謂公曰爲此恠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不成公因說康定已來事嘆曰忠義難立直道難行公曰希文常見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意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爲愜耳公云昔與希文深議開邊事惟旋旋少進爲得計啜飲多徒必不可保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二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然一殿亦不失和氣如志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一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可行而不爲已也公曰某與希文官同職同而事無間言當時人以爲難公云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如希文亦未免有易

動處慶曆中希文出宣撫河東未行先請益兵數十萬分以屯陝河陽蒲中公以爲不消得如此希文既對後公又爭之恐希文以爲不益乞不可則某乞自行不要朝廷一人一騎希文怒遂却行欲入崇政門再請對以爲韓某之說如此公即笑而執之曰希文迺不容某議邪會彥國亦贊其公之說卒不違一人然希文終不以爲忤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眦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皆爲感服孫和甫嘉祐治平間在中書編排諸房文字嘗言公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於前一二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又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以諸公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

不來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人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
多怨公則不然從容諭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公言在
相府時有難處事益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當包忍不然不可
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君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
每爲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公言常自持正故
同列不敢犯公言同列間常當調和往時在相府十餘年如此公
言某待罪中書時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移反復論列須
正而後退不致取次放過也公爲丞相每見文正有攻人隱惡者
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也公晚年與歐陽永叔相親而相知最
深永叔心服公德量嘗曰蔡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
相知無他某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
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蔡年未嘗與之言及也錢明逸久在禁

初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
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
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留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
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間靜之樂也公舊有樓於關中
秦人愛之後子華自永相出官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
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得見
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
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
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麟趾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
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唯通判攝
以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
須擇好者來旣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答

其公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閤者諭之
曰訴事者餒矣遍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
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察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
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
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
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
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
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以持相隨行公使使令
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阻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爲本即月
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
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
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泚聖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

焚香於堂小民獻技於庭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
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
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爲身設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
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
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
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以備入
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
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
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
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
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
見不用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既收拾強而亡

賴以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鄉如此公嘗言與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兒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焉而不志海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與甚明朕亦光盟好固欲復容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五來意在必

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固者忠義廢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臨見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簡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疑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申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以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標其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諫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之聰知所設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一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陵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

早信以為宗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公自
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
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
也宜復選使使使虜就議則樂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此
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禮選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飲
樂笑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露裳有指
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
為絕筆既而上遣使持為石藏以葬公始恒口二眠之句詩云
公薨士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為魏公作
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忠獻韓魏王遺事

群牧判官朝奉即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 至 編次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王仁校正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
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
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
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
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
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一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不可屬
大計仁宗以英宗為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
英宗之隆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

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
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乘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
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
畏避不就職幾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
次日疾作不能臥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
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
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臥二
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且具無言慈
壽一日又謂公入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公雖大
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為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復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眠若上不
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

退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內事皆
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淫於闈宮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
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
還政公每進對罷即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以久於有禍
名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曰所產厚前後以
十數從曰復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
慈壽曰此言何只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
相公迺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兩應百姓又皆知上無
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
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
臣請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一鷄
子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即建慶

壽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
返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
昭一日遣一近瑄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
云若語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恠他日復
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亮果不敢當皆
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止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
太后既無親出子幸養在宮中以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
爲不順若更懷猶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工人之千人皆知不
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
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
慈壽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
不與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

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蒙席以待故除兩鎮有
袞衣侍選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
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某是時
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宗立英宗
時允弼最憂憂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甚英宗已立親王
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
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
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
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入臣也不
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脯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
命大時謂殺某一府愕眙不知所處公獨投哭杖寒簾入見上

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英宗復手勅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
迺一太子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
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
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
百餘番俱缺落不欽宗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策大策如
取太原下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一餘軸一日由進英宗
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世業後上
僊僊之慟曰何事不可為今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
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為嬖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
信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

公莫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
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
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
則間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權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
欲到求昭非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之駭不知所出公
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鉤公指背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
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
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嘆惜服其不
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迺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
謁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曰上謂卿夫誰可屬
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

續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猶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雋霍為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逵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則友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琦亦以郭逵粗勝質遠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弊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踰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說公嘗言范公一日

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戚克厥於介爾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鷗鷺曰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季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太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

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
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
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
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
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
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
信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有任恩歸於已時士
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為其籠絡公謂挺然忠
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
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
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
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濟

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狹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然亦無所至
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已足之亦少如
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
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
一日王君貺見公謂推主不如拔出彼黨箇定下來公曰珣惟義
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請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
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
指數事為非其一太祖時嘗慰官屬朝晏群臣有言是祖悟潛
伺鬻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
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
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
終不示人口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

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
論評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迺經論事業今皆可當
一而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早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
之事繼句云須臾聚滿三豐望却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
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羨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君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
事尤着力所立特齋又作喜靈詩一聯云危石益深墮虎陷老
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
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
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
宣公出畫無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雜通
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

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意更病中題時公

使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請公題告論一有問

考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戒頂非伊分上

所有或問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評人

往往自評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

偏規摹小問晦叔平日公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

人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

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

為小人不待以誠邪皆嘆以為不可及公平日接進人物極博至

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

曾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

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其人但愛任術所為不就諱篤大中

其數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
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
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甚多也
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
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節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
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
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官議於法別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
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此取人不致道者足矣嗣
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擇者數日終不能
自克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關門下
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
當以此監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

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
又請至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
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
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
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論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
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黠
卒敢如此廟諱言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
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
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
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質中方請于朝時
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
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

時以手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怒然師中終未之信後
擢為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為泰倅孫元規為司理嘗
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請後公為西帥兵敗元規領
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謫即復自此元規慄公書
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
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琦嘗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
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請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
後起廢為慶帥元規過闕迺泣見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
相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為人言者
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
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
之誤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為是若重事嘗許罷非而去之

異日復圖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
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於上則
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亦不失中道
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
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
一言但躡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
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
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為郵倅沂公作安
撫使一日謂富公即日當某位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
難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富弱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
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
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

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路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路公者路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麤材蒙朝廷權備兩府耳人頗與路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蔡有歐脩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謂大九使人爲善須就其性

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俸車以投屬縣其女與蔡判子踰牆私通俸妻親送至府廷公迺爲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書云田產多爲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曆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察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切正將

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資廳行遣二倅
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原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
二倅曰一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
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死其妻
而妻之公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
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
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忠獻韓魏王遺事



